

明

通

鑑

明通鑑前編卷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前紀三

起開蓬執徐盡柔
光敦牂凡三年

太祖

元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帥羣臣奉太祖卽吳王位先是諸臣以功德日隆屢表勸進太祖曰今戎馬未息剝夷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善長等固請乃許之建百官置中書省左右相國以善長爲右相國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立子標爲

世子仍以龍鳳紀年下教稱令旨

攷異畢氏通鑑攷異云明祖尊奉龍鳳見

于明人紀載者皆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錢辛楣据陶學士集首所載龍鳳十年二月十二月令旨各一通即

至正之二十四年也今按潛菴史稿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太祖即吳王位下教曰令而自此至二十六年所有

教諭皆稱令曰此太祖奉諭善長等曰建國之初首在龍鳳正朔之確證今從之

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

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宜以

為鑒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

之紀綱禮法立則民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

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

暴亂由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將帥

皆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于我卽與之定名分申約束故皆稟號令無敢異者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于始而忽于終也 二月乙未朔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趣攻城城東有高冠山漢兵據其上俯城中可瞰也亟命奪之諸將相顧莫敢前傅友德帥數百人一鼓先登矢中頰洞脇不爲動卒奪焉敵有驍將陳同僉突抽槊馳入中軍帳下太祖坐胡牀疾呼曰郭四爲我殺之郭四者興之弟英也英持鎗奮臂一呼應手而殞太祖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戰袍賜之陳理張定邊見事急潛遣卒縋城走岳州告

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引兵至洪山去城二十里太祖命常遇春率精銳乘其未集擊敗之遂禽必先必先驍勇善戰軍中呼爲潑張敵方倚以爲重及被禽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禽復何恃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兄宜速降定邊氣索不能言後數日太祖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理使降復仁吉水人初事友諒知其無成遁去遂從太祖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太祖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

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哭哭已問故
復仁諭以太祖意辭旨懇切時陳氏諸將無右定邊者
定邊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肉袒銜璧帥定邊等詣軍
門降理見太祖俯伏戰栗莫敢仰視太祖見其幼弱起
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諭友諒
父母凡府庫儲蓄悉令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
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
無敢入城市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振之
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于是漢沔荆岳郡縣皆相繼降
乙卯置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爲叅政初友

諒之從徐壽輝也其父普才止之不聽及貴往迎之普才曰汝違吾命吾不知死所矣普才五子長友富次友直又次友諒又次友仁友貴鄱陽之役友仁友貴皆前死至是理敗悉送之應天 叛將李明道聞太祖定武昌懼而走剪髯髮逃之武甯山中有識之者縛送武昌太祖數其反覆之罪誅之 是月以陶安爲黃州知府時黃州初下太祖思得重臣填之曰無踰安者遂有是命陶安守黃州龍飛紀畧系之至正二十一年陳氏還紀系之二十年皆誤也且是時未平友諒何緣便下黃州今據學士集 三月乙丑太祖至應天丙寅封有是年二月令旨

陳理爲歸德侯

丁卯置起居注給事中

戊辰以中

書左丞湯和爲平章政事時和守常州率元帥吳福興以舟師徇黃楊山遇張士誠水軍擊敗之禽其千戶劉文興等獲風船六艘故有是命 己巳諭中書省臣曰郡縣官年五十以下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就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待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其宣布此意令有司知之 庚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景七寶溺器何以異一床工巧若此其它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命毀

之初太祖平各路皆置翼軍總以元帥至是罷諸翼
元帥府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 辛未太祖御西樓
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太祖諭曰爾從我
有年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
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且爾曹不見徐相國邪今貴爲
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以其才智
止此不能過人故耳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爵賞我
豈爾惜但患不力耳于是軍士乃不敢復言 夏四月
甲午朔太祖退朝與郎中孔克仁論前代成敗因曰秦
政暴虐漢高帝起布衣以寬大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

元政不綱羣雄蠡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

以無成也又曰今天下用兵河北有博囉特穆爾河南

有庫庫特穆爾卽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

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

路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唯我與張士誠耳

士誠多奸謀尙間謀御衆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修

軍政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對曰主

上神武當安天下于一今其時矣 丙申命建忠臣祠

于鄱陽湖之康郎山祀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

先余昶昌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

咬住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

仁汪澤王理陳冲裴軫王喜仙袁華史德勝常惟德曹

信遂德山鄭興羅世榮竝前戰撫州門未死復從戰康

郎山而死之程國勝凡三十六人又命建忠臣祠于南

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許珪趙國旺牛海龍張子明張

德山夏茂成徐明朱潛以上十人皆死于友劉齊朱叔

華趙天麟以上三人皆陷吉安臨江葉琛萬思誠以上

死于祝宗康凡十有五人竝追封贈勲爵有差取異康

泰之難者祀三十六人連程國勝數之見上至豫章之祀据明史

趙德勝傳言立忠臣祠于豫章竝祀十四人以德勝為
首所云十四人者除德勝數之文義甚明而諸書所記
皆据十四人之語于是紀事本末遺去趙國旺郎氏七

修類稿遺去朱叔華又有趙德昭無趙國旺或一人而
二名歟畢氏通鑑于康郎山作三十五人遺去程國勝
又于南昌作十四人遺去趙國旺皆沿舊史之誤不知
趙國旺之死已于撫州門之戰記其與李繼先等同在
戰死中何以南昌之祀未及詳攷而遺之今悉据明史
趙德勝傳所載十五人及三十六人之名詳析書之○
又按潛菴史稿亦云丁普郎等三十五人趙德勝等十
四人蓋亦据明史傳中語而不知其一除趙德勝數之
一除程國勝數之傳中所載逐
人逐事皆有攷核竝不誤也 乙巳太祖聞諸功臣

家僮有橫肆者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
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
有恃勢驕恣踰越禮法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它日或
生衅隙甯不爲其所累宜速去之如治病當亟除其根
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丙午中書省言湖廣行省所

屬州縣故有鐵冶方今用武之際非鐵無以資軍用請
興建鑪冶以備鼓鑄從之 丁未命左相國徐達帥兵
取廬州左君弼聞達至懼不敵走入安豐留部將殷從
道張煥等守城達督兵圍之 己酉命中書省凡商稅
三十取一多者以違例論改在都官店爲宣課司府州
縣官店爲通課司 壬戌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設大
使副使各一人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使鑄之
是月平章俞通海等帥兵畧劉家港敗張士誠兵禽其
院判朱瑄等 中書省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
太祖覽畢悲不自勝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

饑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能給今賴天地之佑化家爲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竝錄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爲常 五月丙子太祖御白虎殿閱漢書問起居注宋濂郎中孔克仁曰漢治不三代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襍故也太祖曰誰執其咎曰在高祖太祖曰昔高祖剋業遭秦滅學燔詩書未遑禮樂孝文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業終于如是帝王之道貴不違時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欲爲之者也又問克仁漢高起徒步爲萬

乘主所操何道對曰知人善任使太祖曰項羽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然承以柔遜濟以寬仁卒以勝之今豪傑非一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以觀

天下之變若徒與角力則猝難定也或興此與上論前代成敗事皆見克

仁傳紀事本末一系之四月一系之五月蓋五月論漢治兼有宋濂在侍也證之皇明寶訓則論漢治在五月

丙子今從之 六月戊戌湖廣溪洞長官向思明等納欵思

明元所授湖廣安定宣撫使也初陳友諒據湖湘間諸

苗畏其強友諒又噉之以利往往資其兵力為之驅使

及友諒既敗太祖進克武昌湖南諸郡望風歸附于是

思明以元授宣撫使印來上請改授乃命仍置安定等

處宜撫司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爲之又置懷德軍民
宜撫司一統軍元帥二其它各溪洞皆置長官于是降
者踵至 太祖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夫言
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
戊午復諭廷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
臣之間各任其責不宜有所隱避若隱蔽不言相爲容
默旣非事君之道于已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
言毋隱 秋七月丁丑徐達常遇春克廬州時州城被
圍三月衆皆饑困不能戰張煥與賈丑潛通款于達請
攻東門約爲內應于是進兵亟攻之城中諸軍悉救東

門煥乃斷弔橋開西門納我兵入城執其部將吳副使
竝左君弼母妻及子皆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 己

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仍命榮守之改廬州路
曰府置江淮行省命平章俞通海攝省事鎮之兵革之

際民多逃匿通海日加招輯為政有惠愛復業者眾

是月元博囉特穆爾舉兵犯闕初御史大夫羅達錫舊作

老的與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舊作秃兒得罪于元

太子太子欲誅之乃奔大同為博囉所匿帝以羅達錫

母舅故欲寢其事而太子不可時丞相綽斯戩舊作搠思監

宦者布木布哈舊作朴不花附太子必欲窮究其事帝無如

之何會庫庫特穆爾駐太原與博囉構兵屢敗之太子

方倚以為重乃下詔誣博囉與羅達錫等謀不軌削其

官職奪其兵命庫庫率兵討之博囉不受詔遂舉兵犯

闕索綽斯散布木布哈殺之至是又合圖沁特穆爾兵

再犯京師前軍抵居庸關庫庫遣部將白索珠舊作以

萬騎入衛與戰于龍虎臺不利遂奉太子犇太原于是

博囉入朝詔以為中書左丞相仍諭以與庫庫特穆爾

各棄宿忿弼成大勲皆不聽故撰据元史順帝紀初次

兵犯闕庫庫與戰不利乃奉太子奔太原輯八月壬

辰朔常遇春鄧愈等徇江西上流未附州縣率兵討新

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叛將鄧志明送建康
與其兄克明皆伏誅 乙未命徐達會參政楊璟徇荆
湘諸路 戊戌常遇春鄧愈等復吉安先是遇春次吉
安遣人語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
臣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坐而飲之酒遣之告曰
歸語而父將欲何爲匿而不出吾往矣不能爲爾留可
善自爲計鼎臣懼卽夜棄城走明日遂下之乃引兵趨
贛州 是月張士誠使人面數元江浙丞相達什特穆
爾過失勒令自陳老疾避位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
可士信卽逼取其所掌符印自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徙

達什于嘉興幽錮之士誠又諷行臺爲請于朝使卽真

王元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

舊作普化帖木兒

不從乃使人至

紹興索行臺印章布哈封其印真之庠曰我頭可斷印
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更衣賦
詩仰藥而死達什聞之曰大夫且死吾何生爲亦仰藥
死士誠遂專有江浙委政于士信士信旣爲江浙丞相
乃廣建第宅蓄聲妓恣荒淫每出師不問軍事輒攜樽
蒲蹴踔擁婦女酣宴寵信黃敬夫蔡彥夫葉德新三人
皆諂佞儉邪日事蒙蔽一時有黃菜葉西風十七字謠
西風謂建康兵也太祖聞之謂諸臣曰吾諸事經心法

不輕恕尙且有人欺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

有不敗者乎九四者士誠小字也

因異黃蔡葉三人姓借菜為蔡也明史張

士誠徐達傳皆同而三人姓名皆具士誠傳中諸書多作王蔡葉而畢氏通鑑前作黃後作王尤矛盾不合也

十七字謠見明史五行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煞

九月辛巳命中

書省繪塑功臣像于卞壺蔣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其

南昌及康郎山處州金華太平府各功臣廟亦令有司

依時致祭其未褒贈者論功定擬以聞 甲申徐達楊

璟等帥師進攻江陵故漢平章姜瑀詣達乞降且曰當

死者瑀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禁兵侵擾列郡聞

之皆望風歸附乙酉遣裨將傅友德徇夷陵故漢守將

楊以德率耆民出降乃改江陵路曰荊州夷陵曰峽州
尋徇潭州湘鄉土酋易華集少壯據黃牛峯十餘年至
是達使招降之又故漢歸州守將楊興亦以城降達以
興爲千戶守州城 是月方國珍弟明善攻平陽初溫
州土豪周宗道據平陽數爲明善所徧乃率衆詣處州
參軍胡深降深帥兵援擊敗之遂下瑞安于是謀進兵
溫州國珍懼請輸歲幣銀二萬兩太祖許之乃諭深班
師還 冬十月常遇春等圍贛州久不下太祖諭之曰
熊天瑞困守孤城如籠禽阱獸復何能爲但恐城破之
日殺傷過多耳當以保全生民爲念昔鄧禹不妄誅僂

子孫世昌此可爲法向者鄱陽之戰友諒旣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苟得城無民將安用之時天瑞拒守益堅其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乘數騎出元震猝遇之初不知旣遇春還始知之復來襲遇春遣壯士揮雙刀擊之元震奮鐵槌以拒且鬥且卻遇春日壯男子也舍之去 張士誠遣其弟士信寇長興永興衛指揮耿炳文指揮同知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 十一月辛酉置湖廣提刑按察司 張士信憤長興之敗再益兵入寇圍其城時太祖命平章湯和自常州往援辛巳與士信戰自已至申不解殺傷相當耿炳文自城中出

內外夾擊大敗之俘其士卒八千餘人而還炳文守長興凡八年大小數十戰戰無不克故士誠迄不得逞

是月湖廣土官覃屋夏克武來降 十二月庚寅朔徐

達克辰州時辰州為故漢左丞周文貴所據達先遣指

揮張彬擊之文貴部將張川拒之于白雲關彬敗之文

貴棄城走遂克辰州又分遣傅友德攻衡州守將鄧祖

勝棄城退保永州于是衡州亦下 丙辰新淦鄧仲謙

作亂襲破州治殺知州王真江西大都督朱文正遣參

政何文輝指揮薛顯等討之仲謙志明從子也取王

史彙真 是月太祖復與庫庫特穆爾通好貽書曰博

作貞

囉犯闕古今大惡此正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
 也然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潁川新造之業而博囉
 寇犯不已慮變之術誠未可以不審閣下何斬一介之
 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兵雖不強然春秋恤交之義
 常切慕焉且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彼此之分
 哉英雄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濟時艱毋自猜阻
 庫庫得書留使者不報按是月庚寅朔無己巳也
疑己字為巳字
 之誤今不書日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平章常遇春參政鄧愈等克潁
 州時熊天瑞被圍凡五閱月糧盡乃遣子元震出降尋

天瑞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于應天太

祖聞遇春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

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捷至予為將

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茲將軍能廣宣威德保

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斂民財

太祖命悉罷之并免去年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

氏為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

後復姓田氏攷黜克贛州明史本紀潛菴史稿及諸書皆作正月己巳是年正月己未朔己巳乃

十一日也畢氏通鑑系之己未疑誤也友諒傳言天瑞拒守五越月鄧愈傳亦云五月克之蓋遇春以去年九

月至贛也遇春傳壬申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踰嶺南

作六月今不從

招諭韶州諸郡之未下者于是故漢韶州守將張秉彝及南雄守將孫榮祖各籍其兵糧來降遇春令指揮王嶼守南雄秉彝守韶州時左相國徐達亦徇寶慶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湖湘悉定達與遇春皆振凱還 進鄧愈江西行省右丞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將早貴者李文忠外愈其一也行軍最嚴善撫降附方自贛還軍至吉安時饒鼎臣走據安福愈遣兵討之部卒掠其男女千餘人安福州判官潘樞告愈曰將軍奉揚天威以除禍亂渠魁未殄而良民先被其害非弔伐之義也愈立起驚謝趣下令掠民者

斬大索軍中所得子女盡出之樞因閉置空舍中自坐
舍外煮糜粥食之卒有謀夜劫取者愈鞭之以徇樞因
悉護遺還其家民大悅愈還至富州復討山寨平之
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等討新淦鄧仲謙斬之 甲申
大都督朱文正以罪被執歸初文正從渡江有功太祖
問以若欲何官文正對曰叔父成大業何患不富貴爵
賞先及私親何以服衆太祖善其言益愛之及江西平
文正功居多太祖賞諸將念文正前言知大體錫功尙
有待也文正遂不能無少望性素卞急至是益暴怒無
常任掾吏衛可達奪部中子女按察使李飲冰奏其驕

後缺望太祖遣使詰責文正懼飲冰益言其有異志太祖卽日登舟疾駛至南昌城下遣人召之文正倉卒出迎太祖泣謂之曰汝何爲者遂載與俱歸至應天馬后力解之曰兒特性剛耳無它也羣臣請寘于法太祖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此一子若寘之法則絕矣宋濂進曰主上體親親之誼置之遠地則善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未幾卒文正子守謙時方四歲太祖撫之曰爾父倍訓教貽吾憂爾它日長成吾封爵爾不以爾父廢也命馬后育之 乙酉閱將士命鎮撫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以其勇敢賞之

仍賜之醫藥諭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若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鮮不敗者故使汝等練之今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時爲試之冀得精銳以待用也又謂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此司馬遷好奇之論也夫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試之且當時武欲試其能亦何必婦人哉 二月己丑朔陳友定侵處州參軍胡深帥兵往援友定聞深至遁去深追至浦城守將拒戰深擊敗

之遂下浦城 辛丑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宋炳守饒州竝屬江西行省節制又命參軍詹元亨總制辰沅曲靖寶慶等州郡聽湖廣行省節制 丙午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報諸全之怨也伯昇挾叛將謝再興攻諸全之新城造廬室建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爲持久必拔之計又分兵數萬據城北隅過我援師行省參政胡德濟堅壁拒之告急于嚴州行省左丞李文忠文忠令指揮張斌率兵出浦江遙爲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溯釣臺窺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分署諸將各爲備

禦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馳救丁巳去新城二十里而軍德濟潛使人告賊勢盛宜少避其銳以俟大軍文忠曰以衆則彼勝以謀則我勝昔謝元以兵八千破苻堅百萬兵在精不在衆也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一戰可克且其輜重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詰朝軍方食候卒告敵至文忠悉精銳張左右翼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韶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胡深遣耿天璧以援師至文忠軍益奮與諸將申約束卽橫槩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矛屢及

滕文忠大呼手格殺其驍將數人所向皆靡左右軍乘之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士誠兵大潰逐北十餘里斬首以萬數文忠命收兵會食遣朱亮祖張斌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偽同僉韓謙等六百人甲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如山收旬日不盡伯昇再興僅以身免太祖聞捷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御衣名馬尋擢德濟行省右丞 三月辛巳平章常遇春至應天太祖御戟門頒賞勞將士

列異此据畢氏通鑑所記明史本紀則但有四月

月庚寅命常遇春徇襄漢諸路之語而不言其還至應天證之遇春本傳則云自荊州還定安陸襄陽似遇春無還至應天之事今按遇春以正月平荊若不還應天則襄陽之行不應遲至四月蓋張凱還應天以三月至

四月復出畢氏蓋
批實錄今從之

癸未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太

祖賜金幣遣之濂侍左右太祖嘗召講春秋左氏傳進

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

天下可定也太祖一日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畧濂曰

尙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已

論賞賚復曰得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

板將焉用之太祖悉利善至是濂還家進表謝復致書

世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太子

爲諭書意賜札褒荅竝令太子致書報焉

預異據明史
濂傳講春秋

以下二事皆系之乙巳告歸之前證之文集行狀講春
秋則壬寅八月事乃至正二十二年也論三畧則乙巳

正月事卽是年之正月也王圻續文獻通攷亦系之至
正二十五年正月諫卽以是年三月告歸今牽連竝記
之告歸
夏四月己丑朔參軍胡深進攻建甯之松溪
之下

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太祖聞之喜曰子玉驍將
禽之則友定破膽乘勢攻之理無不克深旣下松溪留

元帥李彥文安輯其衆因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之

兵規取八閩致異紀事本末四月乙丑按是月己丑朔無乙丑也乙字當爲己字之誤今從畢氏

通太祖遣廣信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

杉關會深齊進 庚寅命常遇春徇襄漢諸路太祖嘗

與徐達等論襄漢形勢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

之襟喉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

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連易于煽動辟之
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榦榦若有損枝葉亦何有
焉今宜增兵守沔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始命遇春往
取之 五月庚申廣信指揮王文英率師趨鉛山次佛
母嶺遇陳友定之兵擊走之 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
陸克之禽其守將任亮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安陸己
卯進攻襄陽丙寅明史本紀作乙卯誤也是月守將棄
無乙卯今據潛菴史稿作己卯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僞僉院張德羅明以穀
城降送之建康先是遇春旣行太祖復命江西右丞鄧
愈領兵繼其後諭之曰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

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武昌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行尋授愈湖廣平章使鎮襄陽又調浙東提刑按察使章溢爲湖廣按察僉事太祖復以書諭愈曰汝戍襄陽宜謹守法度山寨來歸者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糧且耕且戰汝所戍地鄰庫庫若汝愛加于民法行于軍則彼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汝其勉之愈于是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拊循招徠威惠甚著溢至湖廣以荆襄初平多廢地請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太祖從之 是月浙東元帥何世明敗張士誠兵于新

溪又敗之于柴溪胡深等兵至浦城亦敗陳友定兵于浦城之南 六月丁酉克安福州饒鼎臣棄城走茶陵先是鄧愈遣兵攻安福不克太祖復命元帥王國寶會江西參政何文輝討之至是始下 壬子參軍胡深進兵攻樂清克之禽方國珍鎮撫周清等送建康時朱亮祖等已至閩深遂會兵攻崇安建陽克之進攻建甯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軍次城下亮祖欲攻之深覘氛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亮祖曰天道難知山澤之氣變態無常何足徵也迫深進兵深猶持不可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督戰益

急深不得已遂引兵鼓譟而進破其二柵德柔悉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日已暮深突圍出伏兵忽起馬蹶被執友定素重深禮遇之深因盛稱太祖神聖威武天命有歸且援賈融歸漢故事以喻友定友定雖不聽亦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趣之遂遇害深久蒞鄉郡馭衆寬仁用兵十餘年未嘗妄僇一人太祖嘗問宋濂曰深何如人濂曰文武才也太祖曰然浙東一障吾方倚之比伐聞有星變太祖曰東南必折一良將至是深果應之太祖聞報深加悼惜遣使祭追封縉雲郡伯 乙卯下令課民種桑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

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爲差有司親
臨督率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及
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是月以儒士滕毅楊訓文
爲起居注諭之曰吾見元大臣門下士多不以正自處
唯務諂諛以求苟合見其所爲非是不相與正救及
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
此職宜盡心所事勿爲阿容又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
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于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
吾平時于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
左右不可不盡言也復命毅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夏

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吾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鑒戒耳 秋七月丁巳朔命降

將張德山歸襄陽招諭未附山寨 初故漢守將周安

聞友諒亾即以永新歸降行省即遣安守之及討安福

饒鼎臣安疑而復叛仍結諸山寨拒守太祖命平章湯

和移師討之克其十七寨禽偽官三十餘人圍其城興

湯和討永新山寨畢鑑敘于正月据其下令之月也實則和之進兵在七月明史本紀不書据潛菴史稿以為

七月丁巳紀事本末同惟連敘斬周安事于下乃牽連竝記之體實則斬周安克永新皆閏十月事也證之明

史湯和傳言為圍永新凡五閏月則是以七月攻閏十月下正與五閏月之語合故史稿別書克永新于閏十

月戊辰 庚申故漢左丞周文貴之黨復攻陷辰溪總今從之

制辰沅等州事參軍詹允亨遣兵討之 甲子太祖復

貽元庫庫特穆爾書令還我使者汪河不報 壬午置

太史監以劉基為太史令 或異明史本紀不載麻志則

時劉基為太史院使不云太史令也證之職官志言明

初置太史監吳元年改監為院秩正三品即院使也据

此則初名太史監設太史令後改為太史院乃設院使

故潘菴史彙系設太史監事于是年七月壬午畢氏通

鑑同蓋皆據洪武實錄也若基傳言吳元年以基為太

史令上戊中大統麻此牽連記之實則吳元年改授基

為太史院使也今分書之 是月元博囉特穆爾等伏誅先是庫庫

特穆爾以兵攻大同取之元太子乃趣大舉以討博囉
 亾何博囉幽皇后索元帝所愛女子帝怒欲圖之于是
 威順王子華善舊作和尙受密旨謀于士人徐士本結壯士

金諾海

舊作金拜海

等六人挾刀衣中立延春門東排仗內

會博囉入奏事壯士突前以刀斫中其腦六人者遂攢

殺之羅達錫被執圖沁特穆爾遁尋被禽皆伏誅明日

遣使函博囉首詣太原詔太子還京竝命庫庫特穆爾

扈從入朝 令從渡江士卒被剝廢疾者養之死者歸

其妻子 八月周文貴復攻辰州千戶何德帥輕騎直

抵其寨敗之文貴走保麻陽德追擊又敗之文貴遁去

九月丙辰朔置國子學以故集慶路學爲之 是月

元庫庫特穆爾至京師詔授太尉中書左丞相錄軍國

重事兼知樞密院事 蜀明玉珍遣其參政江儼通好

太祖命都事孫養浩報之時玉珍取雲南失利諸將暴掠不能制太祖復以書戒之 冬十月戊戌太祖以張士誠屢犯疆場將舉兵討之下令曰士誠啟衅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追今命大軍致討止于渠魁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以廢農業已敕大將軍約束官兵有擄掠者以軍律論辛丑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美及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竝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時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至濟甯與山東相距太祖謀先取通

泰諸郡剪其羽翼然後專事浙西故命達總兵以次取之 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士誠兵擊敗之 駐軍海安壩上丁未進兵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淮北 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己酉士誠復遣淮安李院判援泰 州常遇春擊敗之禽萬戶吳聚等遣人諭城中降偽將 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拒守不下益兵圍之 饒鼎 臣既走茶陵復合浦陽羣盜于南峯山寨時出侵掠癸 丑遣元帥王國寶等擊敗之鼎臣遁去 信州盜蕭明 帥兵攻饒州時陶安自黃州移守饒集諸父老諭以糧 寶城堅但能堅守數日援兵至可破也因與千戶宋炳

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健爲游兵晝夜巡捍而請救于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衆吾民也反爲賊用得毋失計乎皆唯唯賊衆登城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行省援兵至遂大敗之蕭明遁去禽其僞招討都海萬戶袁勝斬之諸將欲屠從賊者安不許曰

民爲所脅奈何殺之太祖聞之賜詩褒美州民建生祠

祀之

張黑明史本紀不載證之陶安傳則以爲陳友定之兵按友定時據建甯未必遠至饒州圍取江西

之地故諸書皆以爲信州盜者近之潛菴史稿亦云信州城蕭明蓋信閩連界友定方強或蕭明等假其旗幟以入寇亦未可知證之學士集首所載劉辰國初事蹟亦但云寇至攻城而已又明史稿書十一月信州盜陷婺源證之諸書卽蕭明也此必自饒敗遁饒婺連界故復有寇婺之事今据潛菴史稿及畢鑑

閏月

乙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亟遣人報曰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沒請爲之備太祖揣知其情諭達等曰寇初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分駐舟師設詐疑我使我陸戰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旣分彼又將棄水趨陸搗吾之虛此一詭策也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有抗我大軍之勢不過欲誘之深入去泰州旣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使我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一詭策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以逸

待勞何患不克泰興以南竝江寇舟亦宜備之己未太祖親至江陰茂才水蒸覘察軍情 戊辰平章湯和克永新執周安送建康斬之 庚辰徐達常遇春克泰州禽士誠守將嚴再興等捷聞命達等以便宜守城丞乘勝徇未下諸郡縣于是遣千戶劉傑分兵徇興化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閉城拒守士誠復遣將援清傑擊走之是月元封庫庫特穆爾爲河南王時巴咱爾舊作伯撒里爲右丞相累朝舊臣而庫庫以後生晚出與之竝相居兩月卽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元所有太子屢請出督師元帝難之至是特封庫庫

命總天下兵而代之行于是庫庫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欲廬墓終喪左右咸以爲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十一月辛卯徐達進攻高郵太祖恐其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會士誠兵寇宜興達渡江擊敗之俘其士卒三千餘人 甲午元帥王國寶邀擊饒鼎臣敗之鼎臣中弩死餘黨遂潰 是月信州盜蕭明自饒州敗走復寇婺源知州白謙力不能禦懷印出北門赴水死 十二月張士誠遣兵八萬寇安吉初廣德翼元帥費

子賢從鄧愈下武康安吉遂築城守之士誠兵數來犯
輒敗去至是命張左丞盛兵來攻而子賢所部僅三千
人堅壁拒守設車弩城上射殺其梟將二人乙卯解圍

去子賢以功進指揮同知或異畢氏通鑑言費聚敗士

史聚傳言聚從征淮安湖州平江有功所謂從征湖州

者乃從取炳文守長興禦士誠叠次寇長興之兵非安

吉也子賢乃專守安吉之將明史增金興旺傳中言子

賢取武康安吉築城守之士誠兵數來犯轉敗去最後

張左丞以兵八萬來攻子賢僅三千人守甚固設車弩

城上射殺其梟將二人云云即指此事也紀事本末潛

巷史稿皆作子賢今竝据明史子賢傳叙入至子賢敗

士誠之兵史稿系之是月乙卯乃十二月初二日也畢

鑑誤作十二月庚子朔庚子乃十一月十七日蓋是年

十一月甲申朔也士誠之兵以十一月庚子來攻安吉

非十二月乙卯始敗去義當如此但庚子非十二月尤

非十二月之朔此則舛誤之尤甚者今据潛菴史稿

左丞相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之義怨士誠以爲驅之死地屯崑山太倉等處三月不進是歲之夏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楊琛歸欵并納元所授宣慰使印太祖喜曰仁智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先來歸誠可嘉也俾仍爲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州等處宣撫使給以三品銀印其秋思州宣撫使田仁厚亦遣使獻其所守地命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司亦以仁厚爲宣慰使

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

馬馱沙凡數百艘將溯流由江陰以窺鎮江樞密院判
吳良與其弟指揮吳禎嚴兵以待太祖親帥大軍水陸
並進比至鎮江士誠焚瓜洲掠西津而遁太祖命良會
都督副使康茂才出江追之比至浮子門士誠以五百
艘遮海口乘潮來薄良與茂才督諸軍力戰敵舟首尾
相失遂大敗之其棄舟登岸者預伏一軍于江陰之山
麓悉掩擊殆盡獲卒二千是役也茂才以水寨制勝而
良自江陰來且守且戰太祖勞軍至周巡壁壘嘆曰良
今之吳起也良守江陰十年捍禦有方訓將練兵常如
寇至暇則延儒士興學校修屯田太祖嘗嘉其保障一

方使我無東顧之憂命宋濂等爲詩文美之辛卯太祖

還應天

夜異明史本紀但云康茂才追敗士誠不及吳良畢鑑亦但云吳守將以聞守將卽良也而亦

不言其追士誠之事惟紀事本末則專敘良兄弟之功竝追士誠于浮子門亦歸之于良不及茂才皆兩失之今參之二書竝記其功至士誠始窺江陰雖太祖下令親征而良之守禦有方故士誠旋卽遁去惟追之于浮子門則茂才之功居多耳觀于太祖至江陰勞軍周巡壁壘比其功于吳起以此觀之良之功固不可沒也

是月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瓛等言

今天下更化庶務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

以集事太祖曰不然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致效亦有

遲速夫質樸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

事或傷于急促不能無損于民迂緩者雖于事或有未

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于是有劾退仍起用者又命按察司僉事周楨等定擬按察事宜條其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唯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可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卽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殃民此卽鬼魅也凡事當持大體毋沽名買直以察察爲名苛刻爲能則風憲之職舉矣 二月癸丑朔湖廣參政張彬敗周文貴于辰州 丁卯四川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遣其弟光受等以元所授宣撫勅印來歸太祖以光寶爲四川行省參政兼容美洞等處軍民宣撫使仍置安撫元帥治之

竝立太平臺宜麻察等十寨長官司 處州青田縣山
賊連福建陳友定兵攻慶元時章溢擢授浙東按察副
使溢辭請仍爲僉事既至值胡深入閩陷沒處州動搖
溢宣布詔旨誅首叛者餘黨悉定至是召舊部義兵分
布要害賊至遂擊走之 己巳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所領凡二十九場 初徐達援宜興太祖命馮國勝統
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畢鑑俞詐遣人來降約推
女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指揮康泰帥數百人先入城
敵閉門盡殺之太祖怒召國勝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
國勝慚憤力攻適徐達自宜興還癸酉達請以指揮孫

興祖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爲高郵聲援太祖從之復遣使諭達曰士誠起自高郵以有吳越此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由瓠子角或出寶應趨高郵不可不備又令達駐師泰州以防賊窺海安 辛巳下令禁種糯稻其畧曰曩以民間造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 是月僞夏明玉珍卒子昇自立 三月庚寅徐達自泰州進兵會馮國勝等攻高郵丙申克之僞將俞同僉等俘其將士命悉遣戍沔陽辰

州仍給衣糧丁未太祖諭達令乘勝取淮安其餘兵馬
悉令常遇春統領守泰州海安爲江上應援時孫興祖
守海安防禦甚嚴會士誠兵自海口來侵擊敗之禽僞
彭元帥獲其將士二百餘人 是月命中書省嚴選舉
之禁凡府縣每歲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

初元李思齊與察罕特穆爾同起義師齒位相等至是
庫庫特穆爾總天下兵檄調關中四軍四軍者思齊及

張良弼圖魯卜

舊作脫
列伯

孔興也思齊得檄大怒罵曰我

與若父同鄉里今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乃欲總兵調
我耶于是良弼遂首拒命孔興圖魯卜等亦皆恃功懷

異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庫庫嘆曰吾奉命總天下兵

而鎮將皆不受調遣何平賊爲乃遣關保和爾齊舊作虎林

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與良弼合自是東西

構兵不解 夏四月丙辰徐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舟師

集馬騾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寨義泛海道去我軍進

薄城下士誠中書左丞梅思祖等封府庫籍甲兵開門

迎降竝獻所部四州太祖嘉其知命保民授大都督府

副使命指揮蔡先華雲龍守其城 戊午徐達由瓠子

角進兵攻興化克之淮地悉平 命平章韓政取濠州

濠自郭子興棄後孫德崖亦死士誠將李濟竊據守之

太祖命李善長招之以書不報太祖曰濠州吾桑梓之邦今爲張士誠所據是我有國而無家也卽命政督指揮顧時以雲梯礮石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不能支庚申濟及知州馬麟出降太祖甚悅壬戌遣人賫書諭宿州吏民以誼屬鄉鄰不忍遽興師旅凡我父老宜重體此意時守將陸聚爲元樞密院同知自脫脫敗芝麻李于徐州彭大等奔濠聚撫輯流亾繕城保境寇不敢犯至是聞徐達經理江淮遂以徐宿二州降值太祖諭至率衆歸誠太祖喜以聚爲江南行省叅政仍命守徐州 甲子太祖發應天將幸濠州省陵墓命

博士許存仁起居注王禕從行存仁金華元儒謙子也
時陸聚遣兵畧定魚臺以次徇邳蕭宿遷睢甯皆下之
丁卯太祖至濠州念祖考葬時禮有未備乃詢改葬典
禮服制于存仁等皆以儀禮改葬總對太祖猶以爲輕
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粗布爲之時有言發祥
之地靈秀所鍾不宜啟遷以洩山川之氣太祖然之乃
令增土培其封置守冢二十家里人劉英汪文與太祖
故舊召至相勞苦竝以守冢事屬焉汪文卽太祖自製
皇陵碑所謂汪氏老母者文其子也 戊辰濠州父老
經濟等謁見太祖與之宴極歡謂濟等曰吾去鄉十有

餘年艱難百戰乃得歸省墳墓與父老子弟復相見今
苦不得久留歡聚爲樂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遠
賈濱淮郡縣尙苦寇掠父老善自愛濟等皆頓首謝曰
久苦兵爭不遑安處微吾王之威德不及此 初太祖
既定淮地遣使諭左相國徐達曰聞元將珠展領馬步
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
其餽餉亟宜遣兵絕其糧道俾遠來之衆師不宿飽野
無所掠然後選劉平章薛參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
之兵與之速戰一鼓可克也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
于是達等率馬步舟師三萬餘人進兵安豐辛未薄城

下分遣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乃于東城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克之實都珠展左君弼等皆出走我師追奔十餘里獲實都及裨將賁元師而還珠展君弼竝走汴梁日晡珠展復率師來援政等再與戰于南門外大敗之珠展遁去追至潁獲其運船以歸遂置安豐衛留指揮唐勝宗守之 戊寅太祖將還應天謁辭墓召汪文劉英賞以綺帛米粟曰聊以報宿昔相念之德又語諸父老曰鄉縣租賦已令有司勿征一二年間當復來相見也 五月甲申太祖至應天

攷異明史本紀潛菴

史稿皆作壬午按戊寅太祖將還應天中間尚有辭墓及召汪文等賞勞之事畢鑑系之甲申者近之壬午据

元史本紀爲
五月朔日

庚寅命有司徧求古今書籍以充祕府

秋七月丁未太祖以淮東諸郡旣平遂議討張士誠召
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問計右丞相李善長對曰張氏
宜討久矣然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
積儲恐難猝拔宜俟釁而動太祖曰彼淫昏益甚生釁
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促長淮東北之
地皆爲我有我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
豈待觀隙邪左丞相徐達曰張氏驕淫暴殄奢侈此天
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
足數徒擁兵衆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

三叅軍輩皆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定也太祖喜曰諸人局于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士卒擇日出師 是月太祖復遣使貽元庫庫特穆爾書告以拘我使者不足爲利而反足爲害仍不報 八月庚戌

朔命拓應天城初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庳隘太祖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陽延亘周

圍凡五十餘里

攷異明史本紀八月庚戌紀事本末作庚申按是月庚戌朔庚申爲八月十一

日今從
明史

辛亥命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

為副將軍帥兵二十萬討張士誠太祖親御戟門誓師

諭諸將佐曰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伐邱壠士

誠毋葬平江城外毋侵毀皆再拜受命遂為戒約軍中

事令人給一紙將發召問諸將曰此行用兵當何先遇

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宜直

搗平江破其巢穴其餘城邑可不勞而下矣太祖曰不

然湖州張天驥

致異天驥畢氏通鑑作天麟今從明史

杭州潘原明為士

誠臂指平江既蹙二人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

遽攻平江若天驥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

制勝不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旣披則
平江勢孤可立破也遇春猶執前議太祖乃屏左右密
語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間也天瑞之
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知但云
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而輸之于張氏如此則墮吾
計中矣癸丑達等帥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
遇士誠援兵于港口敗之禽僞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
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僞將石清汪海禽之
士誠駐軍湖上不敢戰將道適指揮熊天瑞果叛降士
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僞右丞張天騏分兵三路

以拒我師僞叅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
騏自當北路僞同僉唐傑爲後繼達進兵分派遇春攻
寶王弼攻天騏而自出中路與子實戰別遣驍將王國
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遇春與寶戰寶敗走入城城下
吊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遂被擒于是天騏子實皆
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
潛入城我軍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
寶攻其西門自以大軍繼之子實及僞同僉余德全等
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其僞平章朱暹同僉呂珍等及
其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

固時平章湯和自常州來與達遇春等分兵營于東阡
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時士誠壻潘元
紹駐兵烏鎮東爲呂珍等聲援達遣兵乘夜襲之元紹
遁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原紹原明弟也士誠見事急
親率兵來援復敗之于皂林 是月元以陳友定爲福
建行省平章政事友定自敗胡深後有勝兵萬人益發
取諸州縣遂盡有福建八郡之地開省延平時張士誠
方國珍等各據一方歲漕粟大都輒不至而友定事朝
廷未嘗失臣節歲輸粟數十萬石海道遼遠至者嘗十
之三四元帝嘉之下詔褒美故有是命友定粗涉書史

數招致文學知名士寘之幕府然頗任威福所屬有違令者輒承制誅竄不絕漳州守將羅良心不平以書責之曰郡縣者國家之土地官司者人主之臣役而倉廩者朝廷之外府也今足下視郡縣如家室駢官僚如圉僕擅廩廩如私藏名雖報國實自爲身家不審足下將欲爲郭子儀乎抑欲爲曹孟德乎友定大怒竟攻漳殺良竝良妻子及其弟羅三一時如福清宣慰使陳瑞孫崇安令孔楷建陽人詹翰皆以拒友定不從被殺于是友定威震八閩 九月己卯朔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遇常遇春與

戰會大風雨天晦冥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
遂禽志堅得衆二千餘人 乙未命行省左丞李文忠
自嚴州帥師攻杭州指揮華雲龍自淮安帥師攻嘉興
以牽制張士誠 乙巳左丞廖永忠叅政薛顯將游軍
駐湖州之德清遂克之獲船四十艘禽偽院判鍾正及
叛將晉德成 張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
義至舊館覘形勢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
潛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戰士誠又遣赤龍
船親兵援之義甫得脫與潘原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
望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

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衆軍潰走自是舊館之援遂絕饋餉不繼多出降者 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湖廣叅政楊璟帥兵進討又分遣指揮副使張勝宗討湘鄉之賊斬其帥易華 冬十月壬子常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原紹皆敗走追至昇山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僞同僉戴茂乞降許之是夕晟亦降 甲子李文忠帥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僞將戴元帥復遣袁宏孫虎徇富陽禽僞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 戊寅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出敵船掩其不意帥壯士躍入敵舟大呼奮擊餘舟

競進薄之僞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兵爲之稍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衆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皆將軍之功吾不如也五太子者實士誠之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善沒水朱暹呂珍亦皆善戰士誠倚之至是聞其降爲之奪氣先是達等所獲將士悉執以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十一月甲申又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州城下諭其司徒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呼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何忍負之抽刀欲自殺左右抱持不得死語之曰援絕勢窮不降何待伯昇俛首不能

言會張天騏等以城降伯昇不得已亦降 辛卯李文忠攻餘杭下之先是文忠兵至城下僞守將謝五者再興弟也文忠遣人語之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張氏非爾謀也今爾若降不死且得富貴于是謝五率其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進兵杭州未至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其員外郎方夔詣軍門納欵文忠曰吾兵適來勝負未可知而遽約降得無欲以計緩我乎對曰天兵如雷霆當之者無不摧破誠念百萬生靈爲之請命耳文忠留宿帳中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原明乃籍土地錢糧竝士誠所授諸印又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

左以女樂導迎文忠叱去之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立斬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執元平章努都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應天原明泰州人與士誠俱起鹽徒元軍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原明及李伯昇呂珍三人與焉三人相繼降士誠益孤立矣 庚子克紹興僞同僉李思忠降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遇守之辛丑華雲龍克嘉興僞守將宋興降 大將軍徐達等既克湖州引兵至南潯僞元帥王勝降至吳江僞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壬寅師次蘇州城南鮎魚口擊僞將竇義走之值都督

副使康茂才自湖州來遇士誠兵于尹山橋擊敗之茂才持大戟督戰覆其將士焚其官瀆戰船千餘艘癸卯台兵圍平江達軍葑門遇春軍于虎邱郭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于其上又設襄陽礮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泅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縛送大軍達釋而用之時平江城堅不

可拔天祐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
得其彼此所遺蠟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遣指揮茅成
攻婁門成中流矢死 甲辰李文忠送元平章努都長
壽等至應天太祖以其朝臣命有司給餼廩歸之于元
誅蔣英劉震命懸胡大海像刺英等心血祭之以潘原
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其官屬皆仍舊職
聽李文忠節制尋授文忠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文忠至
是始命復李姓 先是徵儒士熊鼎朱夢炎至應天居
之賓館太祖令集古事質直語以教公卿子弟名曰公
子書又以民間農工商賈子弟多不讀書宜以其所當

務者直詞詳說為務農技藝商賈書使各通知大義可
以化民成俗是月書成進御賜鼎等人白金五十兩及
衣帽靴鞵等物 十二月乙卯永甯縣賊饒一甯作亂

江西行省遣指揮畢榮討之擒其元帥王子華餘黨悉

平元 癸卯 畢氏通鑑作十二月乙卯朔誤也是年九月己
卯朔十月己酉朔畢鑑誤作辛亥朔實則辛亥乃十

月三日也十二月戊申朔乙卯為十
二月初八日畢氏此數月干支多誤 陳友定守建甯

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 韓林兒在滁州太祖命廖永

忠迎歸應天行至瓜步沈之于江林兒既卒始命以明

年為吳元年羣臣請建宮闕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廟

社命有司以次營建是月甲子太祖告事山川己巳典

營繕者以宮室圖進凡有雕琢奇麗者卽命去之

論曰韓林兒之卒也本紀但書其卒而于林兒傳中則竝存或說謂太祖命廖永忠迎林兒歸應天至瓜步覆舟沈于江云又永忠傳言林兒在滁州遣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由或說觀之似瓜步之沈太祖實授意焉由帝咎永忠之言觀之似永忠實有擅弑之罪于是遂以爲八年永忠賜死之張本及太祖晚年命甯王權編輯通鑑博論于至正二十六年大書曰廖永忠沈韓林兒于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据此則出自太祖特書之

筆以爲萬世戒然則當日永忠自瓜步歸何難明正其罪而誅之邪予謂永忠之沈林兒與黥布之弑義帝事絕類太祖殆欲避項羽之名而慕漢高之義遂使永忠無淮南之反而蹈黥布之誅不亦千古之大疑案乎夫大丈夫不受制于人因林兒之勢盛而用其年號此太祖之一失也平友諒之後旣稱吳王卽當建國必待林兒旣死而後稱吳元年此太祖之再失也沈林兒于建國之後猶得曰卧榻之旁豈容它人鼾睡今建國于沈林兒之後是代之也代之而何以自解于奪之之名乎十二年中無北面之事無尺

寸之倚而徒奉其年號以令軍中一旦改之則爲無名因之則將終事此林兒之所以卒不免也觀史所記永忠邀封公爵正自以其瓜步之功是有挾而求也以太祖之猜忌功臣永忠卽無沈舟之事亦終與馮勝傅友德等先後賜死今不正其罪于建國之初而歸其獄于賜死之後又命甯王書之博論中是欲蓋而彌彰也伏讀

御批明鑑云明祖聞副元帥之檄謂大丈夫甯能受制于人固己中情流露瓜步沈舟之事未必盡誣云云竇春秋誅意之書予謂當劉文成斥林兒爲牧豎時

太祖固已心領之矣惜文成不能于平漢之後上勸進之書則當日君臣之兩失也

是歲僞夏明昇以父喪遣使告哀已又遣使來聘太祖亦遣侍御史蔡哲往報之哲至蜀盡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太祖覽而善之方國珍恃元屢晉官爵輒驕橫不奉命畏太祖之逼許以三郡獻終不納土又請輸歲幣亦不至太祖屢遣使詰責陽奉陰拒太祖曰姑置之待我克平江欲奉正朔晚矣

明通鑑前編卷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前紀四 疆圉協洽
盡一年

太祖

元至正二十七年 吳元年 春正月 既畢氏通鑑是年正月

元年誤也按去年十二月甲子告事山川則已下令以明年為吳元年矣至其即吳王位則已在至正二十四年之春故明史本紀及諸書于是年正月記事竝無癸巳下令稱吳元年之語且是年二月丁未朔正月之朔若大建則丁丑小建則戊寅癸巳乃正月之中旬畢氏作癸巳朔尤舛誤也今仍据明史本紀書稱吳元年于去年十二月之末論中書省曰太平應天諸郡吾創業地供億最勞昔在軍中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

明通鑑前編卷四

糲食之亦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未嘗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其何以堪戊戌下

令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甯國廣德各一年

攷異明史本紀

戊戌論甲書省云云明史稿作乙未潛菴史稿戊戌令曰據此則乙未乃據其論中書省之日戊戌則下令之日也今分記之 庚子松江府嘉定州守臣王立忠等詣徐達

軍降時平章俞通海從達克湖州後分兵徇太倉州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爭獻牛酒迎道左于是崑山崇明等縣皆望風歸附通海遂從達等進圍平江 辛丑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儆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牋文頌美之詞過多而規戒之言罕見非古

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牋文但令平實勿以虛辭

為美也 癸卯副指揮戴德攻沅州圍其城六日守將

李勝出降遂下之預黑克沅州潘菴史稿系之戊戌下今從元史順帝紀圍城六日則是以

戊戌攻癸卯下也 甲辰復與元庫庫特穆爾書初太祖遣汪

河被留不報復遣錢楨亦如之乃復告以今日事勢張

思道操刃于潼關李思齊抗衡于河間俞寶蓄變于肘

腋王信生衅于近郊連兵構禍首尾牽制若復棄我舊

好拘我使臣則是內外交攻兵連禍結閣下之境必將

土崩瓦解矣庫庫仍不悟會元趣庫庫南征而庫庫畏

江南疆盛不得已遣其弟托音特穆爾舊作托因帖木兒及部

將摩該

舊作
翦高

駐兵濟甯鄒縣等處名爲保障山東因以

遏南軍入北之路復命元帝曰此爲肅清江淮張本也

至是太祖知其無意南征乃復責其拘使不還之罪曰

若能遣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

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爲彼後時之戰閣下雖深謀

如莽操詭計如懿溫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

下守之以遜富有天下守之以謙況其爲臣者乎惟審

思之思道卽良弼以字行者俞寶王信皆據山東之地

合從張李者也

攷異 據明史庫庫傳言太祖七致書皆不答其可攷者至正二十三年正月遣

汪河報書一也二十四年十二月貽庫庫書言博囉犯關事二也二十五年七月責送汪河還三也二十六年

七月再責送使者四也是年正月三責送使者五也又是年九月送元神保大王至京師貽庫庫書六也七次致書當在卽位以後今按明史本紀但記二十三年汪河報書之事而是年九月亦但言致書元主不及庫庫惟潛菴史稿所載特詳但畧去二十四年一次耳今按二十四年之書係約共討賊不及汪河至二十五年始責送汪河以後凡三貽書責送使者而是年書中之詞則又兼及錢楨是楨當爲二十五年所遣今茲叙入是月李思齊張良弼等會于含元殿基推思齊爲盟主以拒庫庫之師 二月丁未朔元庫庫特穆爾遣左丞李二寇徐州駐陵子村參政陸聚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度兵寡不敵遂堅壁拒守詎其出掠乃以步騎二千涉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刺其驍將韓乙餘衆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復至亟還城開門出兵陣于野外卧戈

以待約聞鼓聲則起二果至鼓而破其前鋒餘衆大潰
多溺死者遂禽二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匹太祖
聞捷謂都督府臣曰此蓋庫庫之游兵欲以此餌我使
我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于此善戰者知
已知彼察于未形可語安豐六安臨徐濠邳守將嚴爲
之備尋進友德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壬子温州茗洋

降賊周瑞卿叛

國史瑞潛菴
史稱作遂

浙東僉事章溢遣其子元

帥存道合平陽瑞安總制孫安兵討之斬瑞卿獲其黨
六十餘人 癸丑置兩浙都轉運鹽司于杭州設三十
六場 是月大將軍達以平江久不下遣人自軍中來

請事太祖手書懈勞之日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沈毅有謀用能戡亂定難雖古豪傑何以加茲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欲造次誠邦家之福祉稷之慶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今軍中緩急惟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遂檄各路進兵時太祖以平江圍久不下復以書遺士誠勸以全身保族如漢寶

融宋錢俶故事士誠得書卒不報

國選達自平江軍中來請事語見明史達

傳紀事本末系之是年二月之下諸書皆不載按達檄各路進兵俞通海自太倉以兵來會而通海之卒在四月則進兵在三月以此推之遣人至金陵請事紀事系之二月者是也惟通海之卒紀事牽連竝記證之潛菴史稿則其卒在四月乙卯其圍平江中創歸金陵當在三月也今分月書之

江西行省遣

兵會湖廣行省千戶徐興攻平江瀨寨鎮撫楊五以寨降 參政陸聚遣兵攻宿州禽其僉院邢瑞 三月丁丑設文武科取士 壬午江西行省參政楊璟克澧州 戊子思沅兩界軍民安撫使黃元明以其地內附又用參軍詹永亨言授黔陽縣前元帥蔣節爲靖州安撫使 俾討平山寨且耕且守 丁酉頒科舉取士式令曰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攻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尙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俟開舉之歲充貢

京師

及異据明史太祖本紀但云始設文武科取士而

史選舉志亦云使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

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云云据此則是年僅頒

科舉取士之令未嘗開科試士也而攷之陶學士知新

近稿中有與員外黃觀瀾李彥章試士西掖詩云王業

興家國人才薦庶堂風簷留暑刻冰鑑照豪芒列坐清

儀肅終篇珉論旨願言登用者一一是賢良又次黃觀

瀾韻有云右掖蒼柏陰揮筆司文柄按東西掖在午門

之左右吳元年始建宮殿則集中云試士西掖者正是

年三月事也草創之初設官需才故其時僅就東南人

士命安等試之于廷此正明初設科取士之濫觴既試

之後復頒科舉定式以爲三年後各省通行之例故諸

書所記有系之三月丁丑者有系之三月丁酉者蓋一

据其試士之日一据其下令之日未可据令中之語而

以爲是年未嘗開科取士也今分書之仍敘下令原文

而增識 夏四月丙午上海縣民錢鶴舉作亂據松江

于此 先是松江既平卽令王立忠守府事已太祖又遣荀玉

珍代之會大軍檄徵磚甃城鶴舉不奉令遂結士誠故
元帥府副使韓夏秦施仁濟糾衆三萬餘人攻松江通
判趙儆倉卒不能禦同妻子赴水死玉珍棄城走賊追
殺之鶴舉遂自稱行省左丞僞署官屬令其子遵義率
小舟數千走蘇州欲歸士誠以求援徐達遣指揮葛俊
討之兵至連湖蕩見遵義之衆皆操農器知其無能爲
也乃于蕩東西連發十餘礮賊皆驚潰溺死者衆遂復
松江獲鶴舉檻送大將軍斬以徇施仁濟等脫走率其
黨五千餘人入嘉興劫庫藏軍需而出海甯衛指揮孫
虎等率兵追擊悉禽之 乙卯行省平章俞通海卒先

是大將軍檄通海會圍平江行至滅渡橋擊敗士誠兵
進搗桃塢中流矢剗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身歸應天太
祖幸其第視病病革太祖呼謂曰平章知我來問疾乎
通海已不能語太祖揮泪而出至是卒年三十八後追
封號國公賜謚國遇通海之卒惟潛菴已未方國珍

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庫庫南交陳友定太祖遺書責國
珍數其十二過且徵貢糧二十萬石曰克杭有日何負
約加故也張士誠與公接壤取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
誰在邪吾且暮下姑蘇奄至公境背城一戰亦丈夫矣
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公審

思之國珍思與其弟姪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
圖張氏勝負未可知彼安能越竟而致于人劉庸曰江
左多步騎奈吾海舟何獨幕下士邱楠力爭之曰此皆
非主福也唯知可以決事唯信可以守國唯直可以用
兵昔者江淮之間豪桀竝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
者漢與二吳耳友諒敢戰不怯尙死九江張吳區區如
竇中鼠敗可知已江左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豪無
犯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主且業已并漢勢復兼
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
不可謂知旣許之降抑又背焉不可謂信彼之徵師則

有詞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請命庶幾可視
錢俶乎國珍不能用 丁卯李文忠請調兵戍沿海州
縣 是月諭起居注詹同日國史貴直筆善惡皆當書
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
以公天下也朕平日言行是非善惡汝等皆宜直書不
宜隱諱庶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五月己丑湖廣行
省遣兵討平江花陽山寨禽其賊首王世明 己亥初
置翰林院設學士等官以陶安潘庭堅爲翰林院學士
庭堅亦當塗人初以安薦召爲帥府教授尋守浙東至
是與安竝召未幾庭堅以老告歸時徵集諸儒議禮以

宋濂方家居乃命安充議禮總裁官

初置翰林院不

言設官及召陶安等事證之職官志是時初置翰林院

秩正三品謂學士也又證之安傳言吳元年初置翰林院

集所載國史同又潘庭堅傳言庭堅與王愷守浙東太

祖為吳王設翰林院與安同召為學士據此則安與庭

堅皆首召之人也今增入並據傳補充議禮總裁之事

此事畢 是月旱命減膳素食令曰予以布衣定江左

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無有所歸徐宿濠泗壽

邳海安襄陽安陸等郡縣及自今新附之民皆復田租

三年 太史令劉基以旱故請決滯獄太祖即命基平

反之未幾雨澍基因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又以熒惑

守心請下詔罪己皆從之

及熒惑守心及旱請決滯獄明史基傳皆以為吳元年

事證之誠意伯行狀但云某月某日故明史天文志亦不載今因五月旱牽連竝記系之是月之末徐

達等圍平江數月士誠堅守不出六月己酉士誠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我軍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轉至閶門神武衛指揮楊國興戰死義等將襲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軍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其參政率兵千餘助之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拊元帥王弼背曰軍中皆呼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時弼在軍有雙刀王之稱應曰諾卽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衆乘之遂大敗其軍人馬溺死于沙盆

潭者甚衆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善爲盜者也
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陳中是日亦敗溺
死萬里橋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
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
客詣士誠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
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
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死垓下天
下歸于漢何則此天救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
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
公遂得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

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怠高郵之厄苦心勞志收召豪桀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馬御將帥有功者賞無功者罰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但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童舞女日夕酣宴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內殿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嘆曰吾亦深恨無及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

誠曰不過死耳客曰死而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麩于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而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吾恐勢極患生一旦變從中起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爲公計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遣一介之使疾走金陵陳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曾許以質融錢俶故事邪且公之

地辟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
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

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少卻
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
止遂鳴鈺收軍遇春乘勢掩擊大破之追至城下復築
壘遶其城自此士誠不敢復出時徐達所轄四十八衛
令將士每衛取所製襄陽礮晝夜轟擊士信方張幕城
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
飛礮碎其首而死 戊辰大雨羣臣請復膳太祖曰雖
雨傷禾已多其賜民今年田租 癸酉命朝賀罷女樂

是月遣送元降人努都長壽等北歸初元前戶部尙書張昶奉使至應天太祖留之授官參知政事然昶外示誠欵心懷歸計與楊憲胡惟庸等皆相善昶有才辯智識明敏熟于前代典章凡江左建置制度多出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太祖雅重之其後見元事日蹙而太祖威德日隆陰使人上書頌功德且勸太祖及時行樂太祖疑之以語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基曰然必有使之者太祖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而已昶復勸太祖重刑法多陳厲民之術用意多不測太祖雖不聽而昶旣被留元帝猶擢用其子會努都等北歸昶陰奉表

元帝且寓書其子詢存也值楊憲往候于昶卧內得其
橐奏之命大都督府按其事昶書八字于牘曰身在江
南心思塞北太祖惜其才欲赦之旣見所書牘詞曰彼
意決矣遂誅昶 秋七月乙亥朔太祖御戟門閱雅樂
自擊石磬起居注熊鼎言八音唯石聲最難和太祖曰
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卽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
于君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而樂亦無不和矣太祖
深然之時學士朱升審五音誤以宮爲徵太祖哂之
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布帛道里費及其父
母妻子有差諭曰以養汝廉俸之奉公毋漁民以自利

也 甲申右相國李善長等請曰王起濠梁不階尺寸
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削除殆盡遠近歸心願早正大位
以承天命太祖曰自古帝王知天命有歸猶且謙讓以
俟有德嘗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大驕恣速亡吾
豈能更蹈之 己丑雷震宮門獸吻赦中外罪囚 辛
丑置太常大理司農將作四司 是月元庫庫特穆爾
部將關保摩該叛先是庫庫命關保攻張李不利乃用
孫翥趙恒之謀檄摩該一軍疾趨河中渡河搥鳳翔以
覆思齊巢穴而摩該部將多博囉特穆爾之黨行至衛
輝軍變相約脅摩該以叛摩該善論兵先爲察罕所信

任關保自察罕起兵以來勇冠諸軍功最高至是皆不
服庫庫遂列其罪狀以聞舉兵攻之 八月癸丑立國
丘方丘及社稷壇壇皆二成仿漢制也 甲寅始定樂
律元末有冷謙者知音善鼓瑟以黃冠隱吳山至是太
祖置太常官屬召謙爲協律郎令協樂章聲譜俾樂生
習之取石靈壁以製磬采桐梓湖州以製琴瑟乃攷正
四廟雅樂令謙較定音律及編鐘編磬等器又定樂舞
之製樂生用道童舞生則取軍民俊秀子弟充之 丙
寅太祖親祀山川還宮 是月元帝詔太子親出總制
天下兵馬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

自立庫庫特穆爾不從及還京皇后奇氏遣人諭庫庫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卽散遣其軍以數騎入朝故太子深銜之及與李思齊相持經年帝數遣人諭令罷兵專事江淮而庫庫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下不奉詔帝亦心忌之至是命太子總制軍務而分命庫庫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

圖魯

舊作禿魯

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圖魯卜等取襄樊王

信以其兵固守山東汎地詔書方下而闕保摩該等已構衅稱兵于是太子復用錫喇岱爾

舊作沙藍荅兒

巴延特穆

爾舊作伯顏帖木兒等計奏立大撫軍院專備庫庫又以摩該

首倡大義賜其所部曰忠義功臣是時摩該方襲據衛

輝彰德以窺懷慶庫庫聞之亟帥河洛之兵北渡于是

朝廷下詔黜其兵權即命摩該討之先是方國珍得

太祖書不報唯日夜運珍寶集巨艦為泛海計是月命

參政朱亮祖討之戒之曰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

日毋殺一人九月甲戌朔太廟成四世祖各為廟高

祖居中曾祖居東第一廟祖居西第一廟考居東第二

廟攷異明史本紀太廟成在九月甲戌辛巳大將軍

徐達等克平江執張士誠時圍城既久叛將熊天瑞教

城中作飛礮拆城中木石盡又毀祠廟民居爲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不受矢石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破閫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僞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能支投兵降于是周仁潘元紹等皆降日晡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更使其副樞密劉毅收餘兵尙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毅亦降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耳初士誠屢敗謂其妻劉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曰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城破自焚死士

誠獨坐室中達遣李伯昇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拒戶自
經伯昇抉戶令降將趙世雄挽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
遣潘元紹諭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語乃以舊盾舁
之出封門易以戶扉舁至舟中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
徐義左丞饒介等并元宗室神保大王赫罕等送應天
而誅熊天瑞方城垂下達先與遇春約中分撫之先集
將士申明上意令將士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
拆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下達軍其左遇春
軍其右號令嚴肅居民晏然 太祖聞平江之捷命平
章胡美取無錫州仍遣大都督副使康茂才繼之初莫

天祐據無錫士誠累表元爲同僉樞密院事因以羈縻之徐達數遣使諭降俱爲天祐所殺至是美等攻城將不支州人張翼見事急率父老謁天祐曰張氏就縛縱固守將誰爲一城生命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天祐沈思良久許之翼縋城納欵于美美曰城不受兵皆汝力也癸未天祐出降徐達遣兵取通州乙酉次狼山其守將帥所部降己丑朱亮祖駐軍新昌遣指揮嚴德攻關嶺山寨平之士誠將至應天卧舟中不食比至龍江堅卧不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與之語不荅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

自縊死賜棺葬之士誠爲人外遲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實無遠圖旣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戶口殷實士誠漸奢縱怠于政事又欲以得士要譽士有至者無問賢不肖輒重其贈遺資以輿馬故士多往趨之及士信用事疏簡舊將奪其兵權由是上下乖疑凡出兵遣將當行者輒要求官爵美田宅卽如言賜之及喪師失地而歸士誠亦不問或復用爲將其威權不立多類此士信愚妄濟以驕淫上下嬉游卒以亾國太祖以其爲黃蔡葉三參軍所誤命駢誅之竝殺潘元紹磔莫天祐惟李伯昇潘原明以先降獲宥命仍故官已又命原明以平章守

杭州改平江曰蘇州府 辛卯置宣徽院 甲午朱亮

祖兵至天台縣尹湯盤降丁酉進攻台州方國珍出師

拒戰亮祖擊敗之我指揮嚴德中流矢死德采石人也

戊戌遣使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赫罕等九人于元

又以書與庫庫曰閣下如存大義宜整師旅聽命于朝

不然名爲臣子而朝廷之權專屬軍門縱此心自以爲

忠安能免于人議若有它圖速宜堅兵以固疆土時庫

庫方拒元命太祖知其無它心而所爲不順故云致異

史本紀是月戊戌遣使致書于元主送其宗室神保大

王等北還證之諸書但有再貽庫庫書無致書元主之

語檢潛菴史稿亦云遣使送元宗室等九人于元主再

以書貽擴廓帖木兒不言遣元主書畢氏通鑑同今據

之剛去致
書元主語

浙西旣平諸將振凱還京師辛丑太祖御

戟門論功行賞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
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諭諸將曰滅漢滅吳皆公
等力古之名將何以加諸今當北定中原各努力進取
明日入謝太祖曰公等還第亦置酒爲樂乎對曰荷上
恩有之太祖曰吾亦欲與公等爲一日歡唯中原未平
非爲樂時也公等不見張氏乎終日酣飲宜以爲戒

參政朱亮祖克台州初台州爲方國珍弟國瑛所據聞
亮祖至卽欲遁去會國珍入慶元治兵爲城守計遣人
謂國瑛堅守勿去國瑛乃約束軍士聚衆拒守然士卒

多懷懼散亡者亮祖等亟攻之國瑛度不能支以巨艦載妻子乘夜出興善門走黃巖亮祖遂入城撫定之分徇仙居諸縣亦下焉元台州總管趙琬至黃巖絕粒死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後曰坤甯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尙雕飾命博士熊鼎彙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太祖曰以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是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糞地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于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耶言者慚而退

冬十月甲辰朔太祖謂中書省曰軍士因戰而傷者不
可以備行伍今新宮成宮外當設備禦合于宮墻外周
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
皆給衣糧贍之 遣起居注吳琳魏觀等以幣帛求遺
賢于四方徙蘇州富民實濠州 丙午命百官禮儀俱
尙左先是承元制尙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善長爲
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又命定國子學官制以博士許
存仁爲祭酒劉承直爲司業改太史監爲院以太史令
劉基爲院使 辛亥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
義身沒名存垂訓于天下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

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褒崇前代忠義所以厲風俗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壬子置御史臺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基仍兼太史院太祖諭之曰國家所立唯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係于此其職實爲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姦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

之體也 元帝詔落庫庫特穆爾太尉丞相竝諸兼領
職事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
庫庫旣受詔卽退軍屯澤州 甲寅命平章湯和爲征
南將軍都督府僉事吳禎爲副討方國珍于慶元諭之
曰爾等奉辭伐罪毋縱殺僂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
集乃吾所賴也時朱亮祖追方國瑛兵至黃巖國瑛復
遁入海元守將哈爾魯以城降 命中書省定律令以
左相國李善長爲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
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爲議律官初太祖以唐宋皆
有成律斷獄唯元不仿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

胥吏易爲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故有是命復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使貪猾之吏得以因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 丙辰遣使以書遺元李思齊張良弼等使息兵解鬥思齊等得書不報 辛酉太祖將北伐謂徐達等曰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庫庫跋扈關隴則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元

祚將亡其幾已見今欲北伐何以決勝常遇春日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可取勝也都城旣克有似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可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卽破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旣克其都鼓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諸將皆曰善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

征討大將軍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是時名將必推達遇春兩人才勇相類遇春剽疾敢深入而達尤長于謀畧遇春每下城邑不能無誅僂而達所至不擾獲壯士間諜結以恩義俾爲己用至是太祖面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陳所向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身爲大將好與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 是日又命中書平章胡美爲征南將軍

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師取閩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皆命由江西取道入閩美行諭之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取福建左丞何文輝爲爾副參政戴德聽調發二人雖皆吾親近勿以其故廢軍法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非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宜深知其地利險易今總大軍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美拜命出

同日復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

帥武昌荆州潭岳等衛軍取廣西文輝至是始復何姓

張彬畢氏通鑑作周彬證之明史楊璟傳言璟帥

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將武昌諸衛軍取廣西蓋彬是

時爲湖廣行省叅政卽二十六年敗周

文貴于辰州者也畢氏作周未知何据 乙丑遣世子

標及次子棟往謁臨濠諸墓諭世子曰商高宗舊勞于

外周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儉

爲守成令主兒生長富貴習于宴安今出臨郡縣游覽

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閭閻生

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卽祖宗

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于心以知吾

創業不易又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所過郡邑城隍山
川之神皆祀以少牢 先是平吳之捷太祖卽決計北
征命虎賁左衛副使張興帥勇士千人赴淮安候師期
又命濠州練習平鄉山寨軍會取膠州東萊又命江淮
衛以兵千人守禦邳州至是達等出師太祖先檄諭齊
魯河洛燕薊秦晉官民令速歸附丁卯達等師次淮安
遣人招諭元將王宣及其子信宣揚州興化人元季爲
司農掾治河有功授招討使後從元將復徐州授義兵
都元帥洎信從察罕破田豐復令宣父子還鎮沂州太
祖將議北征以書諭之曰爾父子數年前與吾書云雖

在蒼顏皓首之際猶望閣下鼓舞羣雄殪子嬰于咸陽
僂商辛于牧野以清區宇今吾整兵取河南已至淮安
爾若能奮然來歸相與僂力戡亂豈不偉哉信父子得
書不報及達至淮安宣聞之始懼達復以書招諭之己
巳太祖又以大軍進取山東恐庫庫弟托音特穆爾乘
間竊發命廬州安豐六安濠泗蘄黃襄陽各嚴兵守備
辛未元沂州王信既得徐達書乃遣使納款應天且
奉表賀平張士誠太祖遣徐唐李儀等至沂州授信江
淮行省平章政事麾下官將悉仍舊職令所部軍馬魏
大將軍節制時信與其父宣陰持兩端外雖請降內實

修備太祖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是月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温州陳于城南七里國珍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其城明善遁去亮祖入撫其民分兵徇瑞安元守將同僉謝伯通降十一月癸酉朱亮祖會吳禎舟師襲敗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時禎副湯和攻慶元乘潮夜入曹娥江抵軍廩會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禎勒兵攻及之盤嶼適湯和自紹興渡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密及上虞縣尹沈

煜

煜畢鑑
作溫

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

耆老迎降辛巳下之國珍乘海舟遁去和等帥兵追敗

之禽僞將方惟益等還師慶元分兵徇定海慈谿等縣

壬午徐達克沂州先是徐唐等傳太祖諭令王宣父

子以兵從大軍征討宣陽諾令信密往莒密募兵而遣

人詣達詐犒師使還宣以兵夜劫唐欲殺之唐脫身走

達軍達即日帥兵抵沂州亟攻之都督馮宗異令軍士

開壩放水宣自度不能支開門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

孫惟德招信降信殺惟德與其兄仁走山西于是嶧莒

海州及沐陽日照鄆榆沂水諸縣皆下達以宣反覆竝

怒其子信殺惟德執宣僂之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己
丑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會湯和由海道討方
國珍 庚寅太祖復使諭徐達曰將軍已下沂州未知
兵欲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其衝要
以斷糧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恃我軍勢重力專可
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卽宜進取濟甯濟南二郡旣下則
益都以東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
隨機應變自在將軍吾不中制也 甲午太祖親閱郊
壇世子標從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服食器具又指道
旁荆楚曰古用此爲扑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

人用心仁厚如此兒念之

國興諸書多記園丘方丘壇成于是月蓋牽連記之耳其

實壇成在八月世子至濠在十月此是冬至前一日太祖往觀之而世子方自濠歸故興宗傳以為是冬潛菴

史稿系之十一月甲午

乙未冬至太史院進戊申歲

大統麻太祖謂劉基曰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麻似為

太遲今於冬至亦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時所

詳定皆出自基及其屬高翼之手太祖命詳校而後刊

之 己亥太祖聞應天有滯獄曰京師且然何況郡縣

諭有司自今依時決遣 辛丑徐達攻益都克之元平

章李老保降宣慰使巴延布哈

舊作普顏不花

總管胡濬知院

張俊皆死之遂分徇壽光臨淄昌樂高苑令指揮葉國

珍等守之初我軍墜境巴延布哈力戰以拒及城陷巴延還拜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可爲終養已乃趨官舍坐堂上達素聞其賢遣人召之再三不往旣而面縛之巴延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爲其主肯事二姓乎遂不屈而死其妻阿嚕珍及二弟之妻各抱幼子投井死李老保陽武人又名保保從察罕起兵數有功後爲平章留守益都至是遂降達送之應天壬寅胡美率師度杉關畧光澤下之是月召浙江按察僉事章濫入朝命其子存道守處州太祖諭羣臣曰濫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悉平功不在諸將下復

問溢征閩諸將何如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美自江西入必可制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甯此萬全策也太祖卽命文忠屯浦城十二月丁未都督同知張興祖至東平元平章馮德棄城遁興祖遣兵追之東阿參政陳璧等以所部來降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降興祖德勝之養子本姓汪以德勝子尙幼命之嗣職累有功至是將衛軍從大兵由徐州進取山東時有使者宋迪自山東還言興祖能推誠待人降將皆樂爲之用太祖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有一旦臨敵變生何以制之

乃遣迫往諭興祖今後得降將悉送以來勿自留也

方國珍之入海也其部將先後來降湯和復遣人持書

招之國珍窮蹙乃遣其子明善明則等納省院諸印于

軍門至是復遣子明完奉表應天謝罪太祖怒其反覆

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辯而恭太祖曰孰

謂方氏無人耶賜國珍書曰吾當以投誠為誠不以前

過為過致黑國珍之降潛菴史稿系之是月戊申徐

達兵至章邱元守將右丞王成降庚戌至濟南元平章

達多爾濟舊作朶兒只等以城降命指揮陳勝守之胡美

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張興祖兵至濟甯元

守將陳秉直棄城遁興祖分兵守之 辛亥太祖遣使諭徐達常遇春曰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乎敗乃可無敗能慎乎成乃可有成若一懈怠必爲人所乘將軍其勉之 方國珍及其弟國珉率部屬謁湯和于軍門得士馬舟楫數萬計和遂送國珍及其官屬之降者于京師先是朱亮祖克温州執元浙江行省郎中劉仁本送之應天不屈太祖怒命數其罪鞭背潰爛而死仁本國珍同縣人數從名士謝理趙倣朱右等賦詩有稱于時國珍海運輸元仁本實司其事故其不屈而死論者以爲盡忠于元云

攷明史附仁本于國珍傳後並書其爵里姓字今

按仁本雖在國珍幕中未嘗爲之參謀而是時元徵張
士誠潛于東南國珍沿海運事仁本所司乃爲朝廷催
促輸輓而其始授温州路總管後進行省郎中皆元官
也然則其不屈節于明乃爲元抗節非叛臣之比不當
與降官邱楠詹鼎等竝論也今分別書之仁本
有文集四卷姚實甫廉訪采入乾坤正氣集中 癸丑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帥百官奉表勸進太祖不許羣臣
固請乃曰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 丁巳胡美何文
輝克建陽 先是律令成頒行天下凡增損得二百八
十五條太祖復命儒臣作直解俾人人通曉官吏不克
因緣爲奸至是律令直解成命頒行著爲令 戊午元
蒲臺守將荆玉鄒平縣尹董綱皆詣徐達軍降達以降
將鄺毅守鄒平指揮張夢守章邱唐英守蒲臺 庚申

命湯和廖永忠吳禎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辛酉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克崇安縣 太祖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不已甲子祭告于上帝神祇其畧曰如臣可爲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不可者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時善長等進儀衛太祖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善長曰此夸大之詞非古制也命去之 徐達自濟南復還益都進取登萊州縣已巳元登州守將董車萊州守將安然皆詣大軍降 庚午征南將軍湯和克福州初陳友定環城外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軍入杉關留同僉

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自帥
精銳守延平相爲犄角時和等自明州海道乘東北風
徑抵福州入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
平章庫春所殺我師登岸將圍城庫春出南門逆戰指
揮謝德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
遣人納欵我師遂于臺上蟻附登城南門陷和擁兵入
鄧益拒戰不克死之賴正孫謝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
庫春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宣
政院使多爾瑪舊作朶兒麻不屈下獄死時元僉院拜特穆
爾舊作柏鐵木兒居侯官聞攻城急嘆曰戰守非我所得爲無

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二女縱火焚之遂自
刎和入省署撫輯軍民遣袁仁暨員外郎余善招諭興
化漳泉諸路其福甯等州縣未附者分兵徇之 辛未
命官撫輯山東已下郡縣尋定各縣爲上中下三等稅
糧十萬石以下爲上縣六萬以下爲中縣三萬以下爲
下縣又以得金華時軍食不給暫增民田租以足用至
是以李文忠請令免其所增之數 元帝聞山東郡縣
相繼不守南軍日逼乃詔陝西行省左丞相圖嚕總統
張良弼圖魯卜孔興各枝軍馬以李思齊爲副總統守
禦關中撫安軍民圖魯卜孔興等出潼關及取順便山

路渡黃河合勢東行共勤王事思齊等皆不奉命時太
常禮儀院使陳祖仁上書元太子言庫庫屢上書明其
心曲是猶未自絕于朝廷且今爲國家計不過戰守遷
三事以言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守則望其勤王之
師以言遷則假其藩衛之力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
在于旦夕不幸一日有唐元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百年
之宗社委而棄之此時卽碎首殺身何濟于事故敢不
顧嫌忌奉書以聞太子不報